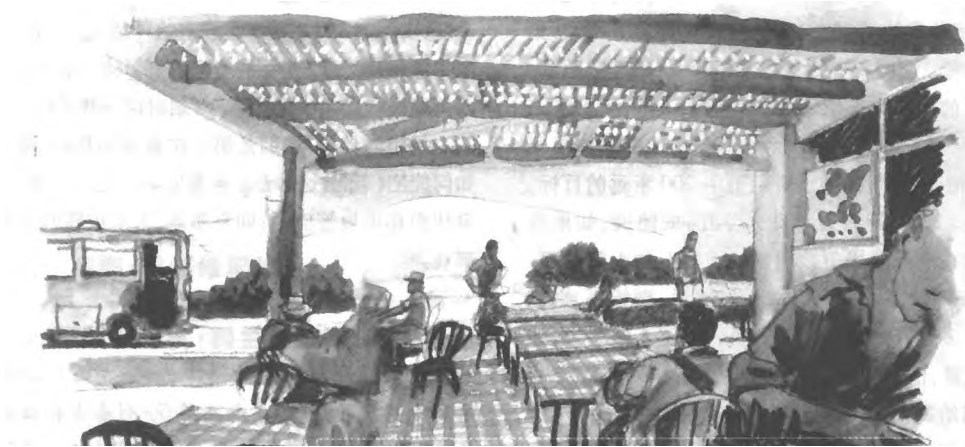


讲述几个普通人的遭际,折射一个破碎的中东。



## 雅菲特咖啡馆的犹太主顾们

郝兰盛 编译

在约旦河谷 90号公路旁,有一个加油站。自从巴勒斯坦人举行“石块起义”以来,这里就关门大吉了,只剩下一家小小的咖啡馆还在接待过往的士兵和少数固守在这片土地上的犹太移民……

### 孤独的咖啡馆

这个下午,即便是在雅菲特咖啡馆的凉棚下,温度也有 41℃。此地蛰伏在海平面下 300米处。埃及沙漠的热风吹来时,气温能逼近 50℃。一辆汽车停下,4个戴黑色犹太帽的男子来买雪糕。一辆巴士旁,一些戴白色面纱的德鲁兹妇女在拍照。人们在等待 961路巴士,那是运送回家休假士兵的专线车。车来了,吐出一帮穿军服的,有年轻的新兵,有白发的预备役军人,还有凭栗红色的军靴可辨认出的胡子拉碴、面孔焦黑的伞兵。

过去,这里每天有 3000多辆货车和 100多辆

塞满旅游者的巴士停靠,因为这条以色列最长的 90号公路是连接杰里科、黑海地区与北方的太巴列湖的交通要道。巴勒斯坦人“石块起义”一开始,车流量骤减,这里的加油站就关门了。原来这里有两家餐馆,按照犹太教规,一家只供应奶制品,一家专卖肉菜。另有一家普通快餐店、一家 1美元店、几家纪念品商店,还有一个养了 5000头鳄鱼、经营鳄鱼制品的鳄鱼村。如今,餐馆、小店都关了门,鳄鱼也安安静静地在潭里戏水,无人打扰。只剩下雅菲特咖啡馆,形单影只。在它的身后,是约旦,面前的几个山头后面,是纳布卢斯,再往上就是杰宁了。本来这个咖啡馆也遭到战争的破坏濒临破产,却因为它最新的一批顾客——运兵车上干渴的士兵,而免于关门的厄运。

长日将尽。太阳变成一个红红的火球,沙漠像一个严重烧伤的病人在渴盼夜晚的那点清凉。山脉拖长的影子抹去每一处坑坑洼洼,削掉每一个突起,隐没岩壁上每一道裂隙,把暴晒一天的山坡变成一堆柔美的鲜奶油团儿,将已是地老天荒的地质大断裂

层呈现在世人眼前。“快看，”一个士兵说，“给我一个如此壮美的地方，只属于我一人，我将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 皮埃尔的困惑

皮埃尔·阿麦尔也曾经相信，在这谷地的缝隙里能找到自己的天堂。他住在约旦河靠下游的地方。他



＞ 法国人皮埃尔

回自己的农庄时，只需在以军检查站减一下速；而那些巴勒斯坦人则必须顶着烈日排队等上一个多钟头。农庄的入口是一个防弹大门，三重保险的电网，还有一个岗楼。

皮埃尔的性格像座火山，

他话不多，但一开口就用拳头敲着桌子来发表自己的观点。他红胡子短打扮，脚蹬一双防水靴，头戴一顶印着“勇者无畏”字样的帽子，看起来跟一个丛林里的澳大利亚人或者一个北非法国侨民没什么两样。只不过，他出生在大巴黎地区，祖父是巴登-巴登的普鲁士人，父母亲分别是阿尔萨斯和波兰的犹太人。他母亲活到80岁，在巴黎去世，之前他每周都给她打三次电话，向她打听茄子的行情。

皮埃尔6岁时就有了自己是犹太人的意识，并且为之骄傲，18岁成了犹太复国主义者，25岁作为开拓者来到此地，那是1974年——“无论是特拉维夫还是约旦，都属于我们大以色列”。他开始是种植金凤花，后来去开垦沙漠，种向日葵、菊花、果品葡萄、无花果还有茄子。他用晚上的时间读法国报刊，在法国和特拉维夫两边的电视新闻之间来回切换。他还会专门从田间赶回家看环法自行车赛阶段赛的电视直播。有趣的是，他虽然饱读帕斯卡和海德格尔，却对摩西五经毫无兴趣。可是，一个犹太人怎么能够不信宗教？怎么

能在没有上帝这个概念的同时抱有犹太人的民族意识呢？“那就是通过开垦这以色列的土地。”他边下结论边使劲砸了一下饭桌：“我无法说清自己为何是个犹太人……这是一个谜。在我的内心深处，有一种东西无以言表，它始终伴随着我。”

劳作，劳作，不停地劳作，像一个被放逐者那样，但更像一个开拓者，一个崭新天地的农场主。他很明白，在犹太复国者到来之前，巴勒斯坦并非国际法上的无主之地，但对他来说，这里的阿拉伯人不过是他雇用的60个工人。他们在一起干活，皮埃尔有时还到他们的家里去喝杯咖啡，只要茄子长势好，大家相安无事。后来发生了那些袭击事件，形势急转直下。第一次是在2001年10月，发生在离此地8公里的亚当桥附近，那是通向约旦的交通要道，袭击者用机关枪向三个小学女教师坐的车开火，把她们三个连同司机全部打死。还有佐哈，一个35岁的创业者从特拉维夫回来，在玛莱弗拉伊姆被人打死。在沙尔莫的“莫沙夫”，袭击者剪断防护网，冲进一座房子，杀死了一名妇女和她的三个孩子。后来哈穆拉农庄又死了两个人。还有那些经过巴勒斯坦村庄时被人扔石块的事件、巴士在杰里科道路上被机关枪扫射的事件、车辆被开枪袭击的事件……这就是巴勒斯坦人的“石块起义”。在他们看来，皮埃尔的农庄建在被占领土上，就是在他们的地盘上，剥夺了他们的土地，更恶劣的是夺去了约旦河的水——生命不可缺少的宝贵的水。

渐渐地，恐惧笼罩了约旦河谷，17个犹太人定居点的600个家庭。皮埃尔原本就已经开始用泰国移民来代替巴勒斯坦工人，以降低工资成本，应对智利白葡萄和南非早熟蔬菜日益激烈的竞争。现在他只剩下屈指可数的几个巴勒斯坦雇工，军队还禁止他们在农庄内自由活动。要跟皮埃尔讲什么和平，什么撤出被占领土，什么巴勒斯坦国，他会把你推上他的小铃木车，拉你到对面的山顶。那里，在松树和奔逃四散的羚羊之间耸立着一座巨大雕塑，那是用1967年战争之后回收的大炮、冲锋枪、机关枪做成的一堆铁。纪念馆俯瞰着整个约旦河谷，它的墙壁上用希伯来语刻着35年来死难者的名字。提起拉宾与阿拉法特历史性的握手，皮埃尔气疯了：“那好比是贝当与德国鬼子握手言欢！”他从不相信可能达成什么协议，觉得沙龙太软。他认定要想留住自己的土地只能依靠武力：约旦河谷并不是什么障碍，他们要的是整个约旦河、耶路撒冷，还有特拉维夫……全部！我

跟你说 不可能有什么解决办法！”他怒气冲天。

可是一说起他已经长大成人的孩子们，皮埃尔厚眼镜片后的那双温柔的蓝眼睛马上就湿润了。小儿子马上要入伍了；一个女儿已经是以色列陆军军官，另一个是小学教师，现在也在军中。在相片上，当小学教师的女儿显得弱不禁风，稚气未脱，却正在给其他义务兵上课，讲解如何使用 120 毫米重炮。然后就说到了伤心之处。皮埃尔最宠爱的也是最漂亮的小女儿在高中毕业前夕死于车祸，当时才 18 岁。打那以后，皮埃尔什么也不相信了。邻村的巴勒斯坦人来吊唁，他心里很犯嘀咕，认为那是“鳄鱼的眼泪”，甚至挑衅地向他们吐唾沫。对皮埃尔·阿麦尔来说，和平的希望随着他的小女儿一起死去了。激烈的言辞和挥舞的拳头掩盖不住他心底的绝望。痛苦中的劳作、被隔离开的阿拉伯朋友，还有那空无一人的公路，更使他无法忘掉困扰他、折磨他的那些疑问。

### 米盖尔还有梦想

离乌贾的阿拉伯村庄不远，有一座现代化的农庄，如同一座城堡矗立在高原炽热的石头堆上。这是俄罗斯移民的伊塔夫农庄。这里的人没有那么多问题。他们在 8 年前听从犹太人组织的建议来到这里，



俄罗斯人米盖尔

当时只见过几个阿根廷犹太人正仓惶收拾行李，他们发誓再也不会受骗上当。伊塔夫太热，太平，太高，太深入西部，离约旦河西岸那些危险的巴勒斯坦村落太近。没人能在这里坚持下去，除了俄罗斯人。他们放下行囊，卷起袖子，然后推动岩石，在地上凿洞，翻耕土地，搭起暖房。如今，伊塔夫每年生产 500 万株玫瑰出口荷兰，还有 100 吨葡萄、200 吨椰枣、800 吨香蕉。

34 岁的米盖尔来自北高加索克拉斯诺达尔地

区一个小村庄。当初在苏联，要想按照犹太人的风俗生活太困难了。他的父亲有时能找到工作，但很快就因犹太人身份被开除。米盖尔从一本翻烂的影集中拿出一些照片，上面是留着胡须的农民，戴着头巾的妇女，原木搭成的木屋。终于有一天，犹太人不得不自己组成集体农庄到别人瞧不见的森林里劳动，这种做法持续了 17 年之久。1973 年赎罪日战争结束时，一些人脑袋发热，头上缠了带子，上街游行庆祝远方对阿拉伯人的胜利，却不知克格勃从未停止对他们的监视。他们中的大多数很快被送去劳改或关进精神病院。米盖尔的叔叔再也没有回来，父亲也在此之后很快就死了，只有母亲活了下来。

米盖尔 10 岁来到以色列，当时的一切历历在目：乘三天火车到莫斯科，在车站丢了箱子，边境凶猛的警犬、雪中的维也纳，特拉维夫扑面而来的热风让裹着厚厚的冬衣的他汗流浹背。一开始，小男孩对这个《圣经》的国度非常害怕，因为“在这里你要犯了错，上帝会让天上掉石头来惩罚你”。后来他在马路上碰到一些人上来跟小移民拥抱，小学女教师抚摩他的头发，这都让他有了回到家的感觉。不过他在犹太教学学校念书的时间并不长，而且他的好几个朋友都娶了信东正教的俄罗斯姑娘。在农庄的会客室，经常可以见到印着基督教标记的俄语书。对米盖尔来说，生活的意义不在这上，而在摩西十诫和犹太复国主义的价值观以外，在电铁丝网、阿拉伯村庄、他生活着的满地石头的高原的外面。“我去过欧洲，那绿色，真是美！但那不属于我。再看看这里的沙漠和花园……我属于这片天地，我构筑了它，我改变了世界！”晚上，在哼唱高加索民谣的间歇，伊塔夫的定居者们有时也会谈到再次离开的可能性：“离开吗？我们必须显示出自己的力量……但我们决不成为和平的障碍。”透过窗子，米盖尔凝视着外面刚刚竣工的水泥楼房，“这颗俄罗斯的心清楚地知道，我们的梦想是遥不可及的。”

### “基布兹”的年轻人

改变这个世界，开创它，塑造它……所有约旦河谷的居民都染上了这种巨大的狂热。有人想要把沙漠变成绿洲，有人想在荒凉地带的高原盖起高楼大厦。在那阿阿朗，有人更加疯狂，他们要改变内部世界，改变人。表面上这座农庄没有什么不同寻常的地



> “创业者营地”的年轻移民

方。同样的铁门,同样的岗楼,同样是来自泰国、尼泊尔或者摩尔达维亚的工人。只不过,这里的花园小路上跟别处不同,没有挤满小推车。这里的定居者都很年轻,在20~26岁之间,他们属于“创业者营地”。

他们三年前来到这里。当时的基布兹由于意识形态的争吵而分崩离析。今天,他们共有35个年轻人,男男女女,半军半民,全部是土生土长的以色列非宗教人士和社会主义者。他们有时干点农活,更多的时候从事教学。他们当中有教师和专家,安息日期间跑遍全国,去参加关于“社会主义、犹太复国主义以及犹太教”的研讨会;有人组织修学旅行,研究关于纳粹的崛起和对犹太人的大屠杀问题;有人正在润色自己的论文,题目就是《安全恶化条件下犹太人与巴勒斯坦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他们都生在赖阿南纳、卡尔迈勒或者海法等富裕的城市,他们热情善良,聪明能干。白天在一起生活,晚上又聚到一起,每周有几次在一起讨论问题或者狂欢。

他们是艾朗、艾拉德、利龙、保丽娜、利西、诺阿……你如果提个问题,他们会抢着回答,像大合唱。

艾朗:“我们和一个把阿拉伯市场货摊掀翻的希伯伦犹太教定居者之间,没有任何共同点!”

艾拉德:“我们不过是想要白手起家,打出自己的天地。那些大城市已经失去了犹太复国主义的精髓,我们要把它找回来。”

诺阿:“我在一个基布兹长大,那里要遵守成年人的法律,规章一成不变。郁闷!”

保丽娜:“要说以前,我们还到杰里科买过东西呢。”

利龙:“双方有太多的愤怒和仇恨……看到他们在路障前必须等待一个多钟头,而我那么容易地通过,心里真不是滋味!”

利西:“……就因为这个,才需要到边境线上扎下来,重新建立我们与巴勒斯坦人的关系。”

诺阿:“我处在一个道德两难境地。我不知道自己能否在这里呆下去……”

突然,气氛重又变得欢快。也许,是因为大家还能时不时地在这个约旦河谷惟一

还开着的咖啡馆喝两杯,皮埃尔·阿麦尔也会开着拖拉机来到这里,还有伊塔夫农庄的那些俄罗斯移民。在这里,泛着金属光泽的棕榈林随风摇曳,碧波如同死海的波浪冲向约旦河边那壁立的高山;在这里,过往的巴士越来越少,运兵的军车越来越多;在这里,一个预备役的士兵边用毛巾擦着额头的汗水,边凝视着美妙的日落景象和一个山谷的沉没。■

(责任编辑 钱 萃)

### “基布兹”与“莫沙夫”

“基布兹”是希伯来语“集体”一词的音译,是当今世界惟一的人民公社式的社会经济组织。它由早期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创建,孕育了众多以色列精英人物,包括4位总理。早期的基布兹经营农业,后来也发展工业和旅游业。

“莫沙夫”则是介于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经营和纯粹集体主义的基布兹之间的农业村庄,或曰农业合作居民点与基布兹的规模旗鼓相当。与它们的影响和地位形成反差的是,莫沙夫的人口在以色列人口中占的比重很低,这意味着这种生活方式在以色列并不占主流。另外随着时代的变迁,它们也在变化,比如原来禁止的雇工现象早已在一些地方盛行。